



Distr.: General  
23 July 2020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2020年7月16日安全理事会关于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达伊沙)、  
基地组织及相关个人、团体、企业和实体的第1267(1999)、1989(2011)  
和2253(2015)号决议所设委员会主席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谨随函转递第1526(2004)和2253(2015)号决议所设分析支助和制裁监测组的  
第二十六次报告。该报告按照第2368(2017)号决议附件一(a)段的规定，向安全  
理事会关于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达伊沙)、基地组织及关联个人、团体、企  
业和实体的第1267(1999)、1989(2011)和2253(2015)号决议所设委员会提交。

请提请安全理事会成员注意所附报告并将其作为安理会文件分发为荷。

安全理事会关于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  
(达伊沙)、基地组织及相关个人、团体、  
企业和实体的第1267(1999)、1989(2011)  
和2253(2015)号决议所设委员会  
主席  
钱宁(签名)



2020年6月26日分析支助和制裁监测组根据第2368(2017)号决议附件一(a)段给安全理事会关于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达伊沙)、基地组织及关联个人、团体、企业和实体的第1267(1999)、1989(2011)和2253(2015)号决议所设委员会主席的信

谨提及第2368(2017)号决议附件一(a)段，其中安全理事会要求分析支助和制裁监测组每六个月以书面形式向安全理事会关于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达伊沙)、基地组织及关联个人、团体、企业和实体的第1267(1999)、1989(2011)和2253(2015)号决议所设委员会提交全面独立报告，第一份最迟在2017年12月31日提交。

因此，我根据第2368(2017)号决议附件一向你转递监测组第二十六次全面报告。监测组指出，报告以英文原件为准。

分析支助和制裁监测组

协调员

埃德蒙·菲顿-布朗(签名)

## 分析支助和制裁监测组根据关于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基地组织及关联个人和实体的第 2368(2017)号决议提交的第二十六次报告

### 摘要

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伊黎伊斯兰国)依然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基地组织已在地方社区和地方冲突中扎根。这两个组织及其遍布全球的分支机构和支持者继续通过叛乱战术、指挥和协助恐怖主义或煽动袭击等方式在世界各地制造暴力事件。

伊黎伊斯兰国在伊拉克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核心冲突区的行动增多，这让会员国感到关切。在这一趋势背后隐藏着一幅更为复杂的图景，即伊黎伊斯兰国仍有控制领土和人口的野心，但目前靠农村叛乱负隅顽抗，无法对城市地区形成长期威胁。

冠状病毒病(COVID-19)大流行在冲突区和非冲突区以及在短期威胁和长期威胁方面对恐怖主义产生的影响不同。一些团体正在利用疫情进行宣传 and 筹款，在一些地区，他们正试图利用认为安全部队注意力已转向别处的看法。与此同时，疫情使跨境旅行变得更加困难，目标更加难以确定，一些地区的袭击行动节奏明显放缓。如果这场疫情导致全球经济严重衰退，那么国际社会在打击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言论方面可能会面临进一步的阻力。

最近几个月，伊黎伊斯兰国和基地组织都有领导人去世，尽管事实证明，这两个组织都善于挺过这种过渡，但这些领导人去世为政府和其他团体提供了一个利用恐怖主义团体权力真空的机会。伊黎伊斯兰国的新领导人阿米尔·穆罕默德·赛义德·阿卜杜勒-拉赫曼·穆拉还未在交流中明显表露自己的立场，这可能是他影响力和吸引力方面的一个限制因素，可能也是该团体的一个限制因素。

基地组织在阿富汗境内传统据点以外地区进一步扎根，如果和平进程发展势头强劲，基地组织在阿富汗将面临严峻挑战。基地组织利用伊黎伊斯兰国招牌受损和社会裂痕来增强其合法性，吸引当地的注意力并借此招募新兵。伊黎伊斯兰国和基地组织之间的关系仍然令人担忧，而且取决于区域事态发展。西非和萨赫勒地区的事态发展最为令人不安，各恐怖团体和分支机构似乎想要系统破坏该地区脆弱的管辖权，事实证明，稳定和发展正经受考验。

国际社会仍在思考是否以及如何让战斗人员及其家人从冲突区返回原籍国和(或)国籍国并重新融入社会。全球疫情使提供相关领事和筛查服务工作变得更加复杂，给一系列反恐努力提出了更多挑战。

## 目录

	页次
一. 威胁概况及威胁演变情况 .....	5
二. 区域动态 .....	6
A. 伊拉克和黎凡特 .....	6
B. 阿拉伯半岛 .....	6
C. 非洲 .....	9
D. 欧洲 .....	13
E. 亚洲 .....	15
三. 影响的评估 .....	18
A. 关于资助恐怖主义问题的第 2199(2015)和 2462(2019)号决议 .....	18
B. 关于文化遗产的第 2347(2017)号决议 .....	19
C. 关于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回返者和转移者的第 2396(2017)号决议 .....	19
四. 制裁措施执行情况 .....	20
A. 旅行禁令 .....	20
B. 资产冻结 .....	21
C. 武器禁运 .....	21
五. 监测组的活动和反馈 .....	22
附件	
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和基地组织制裁名单上个人和实体提出或涉及的诉讼 .....	24

## 一. 威胁概况及威胁演变情况

1. 本报告所述期间伊始继续 2019 年的趋势，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伊黎伊斯兰国)<sup>1</sup> 在伊拉克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境内巩固地盘，显示出其有能力可以越来越多地在其前核心区肆无忌惮地开展活动。与 2019 年同期相比，2020 年初，伊黎伊斯兰国在伊拉克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境内发动的袭击数大幅增加。在打击伊黎伊斯兰国的斗争中，一些关键国际合作伙伴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紧张，使反恐挑战复杂化，使伊黎伊斯兰国自信心增强。从 2020 年 3 月左右开始，冠状病毒病(COVID-19)大流行成了伊黎伊斯兰国行动、宣传和筹款活动的一个因素，疫情在不同地区对这些活动产生了不同影响。

2. 国际社会寻求从伊黎伊斯兰国伊拉克籍、叙利亚籍和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支持者和家属角度解决所谓“哈里发国”遗留问题。尤其是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东北部，被羁押人员和其他难民及流离失所者被视为是安全和人道主义方面的紧迫挑战。各方普遍认为，不解决这些问题会增加中长期的恐怖主义威胁，而各种政治、法律和实践的复杂性意味着，即使在国际社会将注意力主要放在新冠肺炎疫情之前，取得的进展也很有限。此次疫情造成的一个影响是使遣返外国人员更加困难重重，使缓解这一潜在威胁的前景变得暗淡。

3. 会员国实施的 COVID-19 宵禁和限制措施限制了行动自由，可能会扰乱恐怖分子的计划。对国际旅行的限制极大限制了恐怖分子的流动、联网和与金融相关的活动。同样的限制也减少了全球潜在袭击目标数量。前往旅游目的地的旅行已经枯竭，人在国外的游客也已被遣返回国。由于不鼓励公众集会，场馆关闭，恐怖分子想要发动伊黎伊斯兰国式袭击的目标变得寥寥无几。这突显了伊黎伊斯兰国自放弃外部行动能力以来在行动方面遇到的限制。很多会员国认为，该团体提高了寻求重建这一能力的紧迫性，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证据表明其已成功重建这一能力。

4. 该病毒给冲突区和非冲突区造成的影响不同。冲突区当局因公共卫生原因无法切实限制出行。实行了有效限制的大城市也不同于偏远地区，包括漏洞百出的边境地区，恐怖分子在这些偏远和边境地区仍然行动自由。总体而言，冲突区短期恐怖主义威胁上升，非冲突区短期恐怖主义威胁下降。在获得医疗保健机会有限的地方，特别是在冲突区，脆弱感和疫情造成的经济困境一样，同样可能助长极端主义。即使是在短期威胁降低的地方，COVID-19 的长期影响可能也提高风险。

5. 伊斯兰国的宣传和媒体报道基本上没有受到 COVID-19 的影响，但该团体对该病毒的评论大致涵盖四个方面。首先，伊黎伊斯兰国敦促在敌人被削弱和注意力分散的时候对他们发动袭击。其次，这场疫情是上天对西方的惩罚，值得庆祝。第三，该团体已经认识到可以将病毒当作武器(尽管会员国报告该团体实践中并没有试图这样做)。第四，伊黎伊斯兰国为了不让其成员感染 COVID-19，规定保持社交距离，并在 2020 年 3 月中旬建议不要前往欧洲。

<sup>1</sup> 列名为伊拉克基地组织(QDe.115)。

6. 封锁期间，伊黎伊斯兰国有一群受制而走不开的听众，如果该团体成功利用这一点进行规划和招募，一旦非冲突区放松限制，能够重新确定目标后，袭击事件就可能会激增。另一个动机是担心不再具有相关性：COVID-19 导致新闻中基本上已经看不到恐怖主义。2020 年初，访问量最大的伊黎伊斯兰国媒体产品仍然是已故领导人阿布·贝克尔·巴格达迪(QDi.299)2019 年 4 月的视频和 2019 年 9 月的音频广播。这与新领导人阿米尔·穆罕默德·赛义德·阿卜杜勒-拉赫曼·穆拉(QDi.426)(又名 Abu Ibrahim al-Hashimi al-Qurashi)的沉默形成鲜明对比，他在直接沟通方面的谨慎本身就是一个限制因素。伊黎伊斯兰国当前的媒体战略重点是继续在所谓的“消耗战”中发起战役，伊黎伊斯兰国各分支在“消耗战”中的日常行动都明确归功于伊黎伊斯兰国核心。据宣布，最新行动持续时间从 2020 年 5 月 14 日至 20 日。

7. 会员国依然评估认为，穆拉领导下的伊黎伊斯兰国的战略方向不太可能发生重大变化，但他将不得不引导该团体应对不断变化的全球挑战，包括 COVID-19 危机。在目前的情况下，预计伊黎伊斯兰国内部将继续而且可能还会加速从核心向偏远省份下放权力以及放松伊斯兰国指挥和控制。基地组织(QDe.004)也是如此。分支机构可能会越来越多地发展自己独特的区域特征和目标。

8. 伊黎伊斯兰国在其之前在阿富汗楠格哈尔省和库纳尔省的据点再次遭遇惨败，但现在就认为其已不再构成威胁还为时过早。伊黎伊斯兰国希望利用阿富汗和平进程背景下塔利班、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霍拉桑省(QDe.161)和基地组织之间不断变化的动态，将拒绝和平分子团结在其旗帜周围。从美利坚合众国和塔利班之间达成的协议可以看出，塔利班将继续打击伊黎伊斯兰国-霍拉桑，压制基地组织构成的任何威胁。如果艾曼·穆罕默德·拉比·扎瓦希里(QDi.006)的身体状况不佳迫使领导层接班，这将对和平进程背景下的基地组织构成挑战。

9. 2020 年初，伊黎伊斯兰国在西非和萨赫勒地区的分支机构和基地组织在这两个地区的分支机构一样，行动继续告捷，使国际社会更加担心该地区的稳定。基地组织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西北部伊德利卜及其周边地区分支机构的实力和此地局势岌岌可危也令人担忧。伊黎伊斯兰国在该地区也逍遥法外。

## 二. 区域动态

### A. 伊拉克和黎凡特

10. 据估计，伊拉克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境内的伊黎伊斯兰国作战人员总数超过 1 万人，他们经常在这两国之间走动，特别是在与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接壤的安巴尔省和尼尼微省。作战人员分散成小组，有能力执行打了就跑的定向行动。伊黎伊斯兰国试图利用伊拉克部队和库尔德部队都不管区域，在伊拉克东北部的哈姆林山脉建立了安全区。

11. 伊黎伊斯兰国在伊拉克境内发动“消耗战”，目标是安全部队和其他社区，以及本社区中被认为已投敌者。伊黎伊斯兰国利用疫情和伊拉克政治动荡造成的安全漏洞，重新在农村发动长期叛乱，以及在巴格达和其他大城市发动零星行动。

12. 伊黎伊斯兰国对政府和安全官员实施了更多政治暗杀。伊黎伊斯兰国还攻击其以前占领领土上的工商业，以报复支持政府的当地居民。袭击农田和焚烧田里庄稼已成为他们越来越常用的一种策略。2020年4月和5月，埃尔比勒省马赫穆尔数百英亩的农作物被毁，使本已艰难的经济形势雪上加霜。
13. 伊黎伊斯兰国一些重要领导人最近去世。2020年5月，伊拉克宣布莫塔兹·阿朱布里(别名 Hajji Taysir)去世，据报，他是伊黎伊斯兰国分权委员会的负责人，名义上拥有伊拉克圣徒的头衔。同样在5月，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境内的联军宣布艾哈迈德·伊斯梅尔·阿扎维(别名 Abu Ali al-Bagdadi)和艾哈迈德·哈桑·阿扎黑菲(别名 Abu Ammar)死亡，他们负责物流以及将武器、简易爆炸装置材料和作战人员运过安巴尔和德尔祖尔之间的边界。伊拉克宣布逮捕了哈吉·阿卜杜-纳西尔(QDi.420)，他是分权委员会的前任负责人，但他实际被捕时间无法确定。
14. 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尽管2020年第一季度安全局势相对改善，但3月至5月恐怖活动激增，总体局势仍然岌岌可危。COVID-19凸显了境内流离失所者收容设施和营地的脆弱性，特别是叙利亚民主力量控制地区的收容设施和营地。3月份，伊黎伊斯兰国在哈塞克省的囚犯试图越狱，原因是担心病毒在整个监狱蔓延，引发了一场骚乱。有人在社交媒体活动上把疫情作为集结号，以筹集资金，向霍尔营地的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的家属提供支助；此外，据报，在腐败的警卫和走私者的帮助下，与伊黎伊斯兰国有关联的妇女不断逃离营地进入土耳其。一个会员国指出，担心疾病在雷斯艾因营地蔓延的原因包括营养不良、医疗用品短缺和 Alluk 水站供水中断。
15. 2020年3月至5月，作为“消耗战”的一部分，幼发拉底河以东的叙利亚民主力量和联军遭到的袭击增多。该地区的伊黎伊斯兰国作战人员主要负责袭击能源、交通和通信设施。在幼发拉底河以西，伊黎伊斯兰国在霍姆斯东部、苏赫奈南部和代尔祖尔西南部地区部署了潜伏小组。伊黎伊斯兰国攻击这些沙漠地区的电力设施和石油设施以及代尔祖尔-塔德穆尔(巴尔米拉)公路沿线的军事车队和民用车辆。伊黎伊斯兰国还暗杀叙利亚军事和安全人员。
16. 2月至4月中旬，伊黎伊斯兰国在西南部发动的袭击减少。自此，伊黎伊斯兰国声称几次暗杀复兴社会党官员和安全官员，以及在苏韦达、德拉和库奈特拉伏击军事车队。据评估，苏韦达的伊黎伊斯兰国组织有100人，据报，活跃在德拉的伊黎伊斯兰国作战人员有400人。
17. 伊德利卜的主要军事团体是黎凡特解放组织，<sup>2</sup> 据评估，该团体有8 000至10 000名作战人员。黎凡特解放组织与该地区的其他恐怖组织和非国家武装团体协调开展军事活动。通过控制领土和商业线路，黎凡特解放组织每月收缴约1 300万美元。这些资金大部分来自对企业、公用事业和海关的征税，以及从土耳其边境过境点和叙利亚国内控制线收取的通行费。据报，巴布哈瓦过境点每月为黎凡

<sup>2</sup> 列名为黎凡特人民支持阵线(QDe.137)。

特解放组织带来 400 万美元的收入。该团体还垄断了其控制区内石油衍生品的销售；在伊德利卜开展活动的慈善组织的付款也进了该团体的腰包。

18. 尽管宗教保护组织的一些高级领导人被杀，但该团体仍是基地组织青睐的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境内的一个分支机构。尽管该团体目前的重点是瞄准叙利亚军队，但仍然随时准备发动外部袭击。宗教保护组织与黎凡特解放组织和若干其他主要由外国人组成的团体协调军事活动。这些团体包括“高加索战士”（大约 500 名来自北高加索的作战人员）、统一和圣战组织、伊玛目布哈里战斗营（布哈里营）(QDe.158)和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东伊运）(QDe.088)（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也被称为“突厥斯坦伊斯兰党”）。由于缺乏黎凡特解放组织的资源，这些团体在一定程度上通过抢掠公用事业设施和跨境出售零部件来筹集资金，例如东伊运 5 月份就摧毁了哈马西部农村的 Zayzun 发电站。

19. 多个会员国估计，东伊运有 1 100 至 3 500 名作战人员，这些作战人员大多部署在伊德利卜的吉斯尔舒古尔地区，由凯武塞（未列名）领导。据报，该团体最近伤亡惨重，一些作战人员和家属正寻求经土耳其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前往阿富汗北部省份，加入那里的东伊运组织分支。该团体在黎凡特解放组织的保护下与其他武装团体联合作战。该团体使用游击战术，避免与叙利亚政府军直接对抗。据报，土耳其的维吾尔族人向该团体提供资金。

## B. 阿拉伯半岛

20. 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半岛基地组织）(QDe.129)继续在也门的贝达省、夏卜瓦省、马里卜省、阿比扬省、哈德拉毛省、亚丁省和拉赫季等省积极活动。监测组评估认为，该团体的兵力仍约为 7 000 名作战人员。与 2019 年同期相比，半岛基地组织在 2020 年初发动的重大内部袭击减少（包括 1 月份对瓦迪阿县拉沙德村发动了一次袭击和 4 月份在哈德拉毛省山谷对当地安全官员发动了一次袭击）。半岛基地组织的资金来源越来越多地转向绑架勒索；该团体还通过出售掠夺的小武器和轻武器筹资。

21. 瞄准该团体领导层的空袭削弱了该团体的行动能力。该团体指挥官卡西姆·里米(QDi.282)是一名经验丰富的谋士、强有力的军事领导人和教官，2020 年 2 月 7 日被消灭，这对该团体是一个重大打击。2020 年 2 月 23 日，该团体宣布任命哈立德·巴塔菲（又名 Abu Miqdad al-Kindi）（未列名）为新领导人。很多会员国对巴塔菲是否能得到该组织内部强有力的支持持怀疑态度，因此评估认为，里米之死可能会对半岛基地组织和整个基地组织产生长期影响。半岛基地组织仍然担心其队伍遭渗透，同时，对与其作对的也门好战团体的担忧也分散了其注意力。

22. 尽管如此，半岛基地组织仍然决心发动外部行动。该团体声称对 2019 年 12 月 6 日彭萨科拉海军空站枪击案负责，凶手是沙特皇家空军防卫部队中尉穆罕默德·阿尔沙姆拉尼，他当时正在佛罗里达州的军事基地学习飞行。他用 2019 年 7 月在佛罗里达州购买的手枪打死 3 人，打伤 8 人。调查现已发现，阿尔沙姆拉尼受半岛基地组织理论家安瓦尔·奥拉基的教义影响，2015 年变得激进化。阿尔沙姆拉尼在彭萨科拉期间和袭击发生当天，与半岛基地组织媒体和互联网招募特工



阿卜杜拉·马利基直接联系，马利基随后于 2020 年 5 月 13 日在也门被击毙。彭萨科拉袭击据信是在阿尔沙姆拉尼抵达美国之前策划的。

23. 半岛基地组织的主要目标包括消灭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也门(伊黎伊斯兰国-也门)(QDe.166)，该组织于 2020 年 3 月 4 日被列名。半岛基地组织仍然将伊黎伊斯兰国-也门视为其招募退伍军人和新战士的主要竞争对手，并寻求通过在其控制区进行青年外联和提供公共服务推动人员招募工作。

24. 很多会员国评估认为，伊黎伊斯兰国-也门主要在也门国民穆罕默德·萨利赫·萨亚勒(又名 Nashwan al-Adani(未列名))、哈立德·奥马尔·玛发德(又名 Abu Anas)(未列名)、哈立德·雅兹迪(未列名)、拉德万·乾安·阿萨亚力(未列名)和沙特国民纳赛尔·穆罕默德·阿尔加达尼·阿哈比(又名 Abu Bilal Alharbi)领导下在贝达省和达勒省活动。2020 年 2 月初，伊黎伊斯兰国-也门试图从半岛基地组织手中夺取对贝达省亚克拉的朱梅达和塔乌特区域战略物流线路的控制权。伊黎伊斯兰国-也门提出暂定停火提议，到目前为止半岛基地组织一直予以拒绝。一个会员国报告说，胡塞武装最近与伊黎伊斯兰国-也门合作，包括 2020 年 4 月以交换囚犯的形式进行合作。

25. 伊黎伊斯兰国-也门在也门的唯一据点是在贝达省的 Qifah Rada ‘，该团体在这里有训练营、弹药和武器储备，尽管半岛基地组织不断骚扰，但伊黎伊斯兰国-也门仍能发起行动。除了军事能力减弱外，该团体还面临财政资源短缺和难以支付战士工资问题。会员国评估认为，如果伊黎伊斯兰国-也门不能改善其表现，伊黎伊斯兰国核心可能会对伊黎伊斯兰国-也门失去兴趣。

## C. 非洲

### 北非

26. 尽管一个会员国认为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利比亚(伊黎伊斯兰国-利比亚)(QDe.165)的作战人员人数高达 1 400 人，但评估认为，该团体的作战人员人数总体保持在数百人以下。该团体继续对利比亚及其周边地区的稳定与安全构成威胁，利比亚冲突不断加剧了这一威胁。利比亚是伊黎伊斯兰国在非洲总体战略目标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因为利比亚仍然是伊黎伊斯兰国核心和伊黎伊斯兰国非洲大陆分支机构之间一个重要的外联哨所。长期的无法治状态和派系间战斗不断将为伊黎伊斯兰国-利比亚的进一步发展创造机会。

27. 在 2020 年 2 月至 4 月相对沉寂之后，伊黎伊斯兰国-利比亚重新在南部活跃起来，与伊黎伊斯兰国在核心冲突区的活动激增时间吻合。伊黎伊斯兰国-利比亚依然以军事检查站、警察局、支持地方当局的个人开办的小企业，以及利比亚国民军为目标。在本报告所述期间，伊黎伊斯兰国-利比亚在富盖哈、古杜沃、泰拉根、泰玛莎、乌姆艾拉尼卜和扎维拉发动了袭击。该团体仍然把主要目标放在塞卜哈-奥巴里公路以南的费赞和哈鲁及中部地区。该团体在包括的黎波里在内的沿海城市部署了潜伏小组。

28. 据报，伊黎伊斯兰国-利比亚利用图阿雷格人、特博人和阿拉伯部落之间的紧张关系招募人员。伊黎伊斯兰国-利比亚与驻扎在利比亚南部、来自乍得、尼日尔和苏丹的外国武装分子保持冷和平状态。该团体的筹资方式是敲诈小企业和绑架当地政要勒索赎金。

29. 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QDe.014)在欧威纳特附近更西南的地方派驻了人员，该团体控制着此地的武器走私和人口贩运路线。该团体不直接从事走私活动，但通过向犯罪组织提供保护以收取费用和实物。认为，与基地组织有关联的德尔纳伊斯兰教法辅士组织(QDe.145)和班加西伊斯兰教法辅士组织(QDe.146)已不复存在，但在黎波里战役期间，以前属于这两个团体的一些人加入了属于反利比亚国民军联盟的民兵组织。

30. 会员国表示关切的是，尽管安全理事会第 1970(2011)号决议规定了武器禁运并授权执行禁运，同时通过最近一次安理会第 2526(2020)号决议延长了禁运授权，但由于武器大量涌入，利比亚仍将形成过剩武器非法市场。伊黎伊斯兰国-利比亚和非洲大陆其他被列名的恐怖组织有能力利用这一市场。若干会员国还对估计有 7 000 至 15 000 名作战人员从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西北部经土耳其进入的黎波里参加利比亚冲突表示关切。目前尚不清楚这些叙利亚作战人员是否原本属于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境内被列名的恐怖团体。但多个会员国报告称，黎凡特解放组织主导的“拯救政府”为换取实质支持集结和审查了这些人。

## 西非

31. 据报，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领导人阿卜杜勒马利克·德鲁克德尔(QDi.232)于 2020 年 6 月 3 日身亡，这对基地组织来说是一个重大挫折。基地组织核心失去了该团体前五名全球领导人中的一位重要的历史性人物，而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则被直接打乱。德鲁克德尔与“支持伊斯兰与穆斯林”组织(QDe.159)的扎拉卡媒体基金会负责人赛菲克·查伊伯(未列名)在马里东北部被杀，突显了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从北非转移出来以及对萨赫勒地区的重视。

32. 如果没有德鲁克德尔与艾曼·扎瓦希里的直接联系，“支持伊斯兰与穆斯林”组织首领伊亚德·阿格·加利(QDi.16)可能会被暂时孤立。然而，尽管自 2019 年以来已有多名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高级军官死亡，但“支持伊斯兰与穆斯林”组织所属人员足够自主，以确保其连续性，并证明了自己的韧性。阿卜·雅赫亚·贾扎伊里是廷巴克图酋长国贾迈赫·阿卡沙(QDi.313)的继任者，于 2020 年 4 月 6 日被杀，并迅速由西迪·穆罕默德·奥尔德·艾哈迈德(别名 Talha al-Libi)(未列名)接替。

33. “支持伊斯兰与穆斯林”组织恐怖分子与叛乱势力的结合，并随着足以塑造环境、改变社会、加剧族群间紧张局势并破坏国家当局的激进分子在整个地区的蔓延，构成了对稳定重大而长期的威胁。最近在卡伊(马里西部)、锡卡索(马里南部)、布基纳法索西南部和科特迪瓦北部的活动表明，“支持伊斯兰与穆斯林”组织有能力将其影响力扩大到科特迪瓦和塞内加尔边境，并复制马西纳解放阵线的

基层渗透模式。科特迪瓦的塞努弗族现在成为了一个特定的招募目标，马西纳地区的富拉尼族过去也曾如此。

34. 在布基纳法索，“支持伊斯兰与穆斯林”组织和伊斯兰辅士组织仍然通过社会宗教对话、后勤交换和联合战术行动相互支持，而阿卜杜尔·萨拉姆迪科(别名 Jafar)(未列名)与“支持伊斯兰与穆斯林”组织富拉尼族团体之间的关系为此提供了便利。

35. 然而，“支持伊斯兰与穆斯林”组织和大撒哈拉伊斯兰国(QDe.163)之间的和平共处已经结束。马西纳解放阵线在 2019 年 11 月首次登记了一些叛逃至大撒哈拉伊斯兰国的人，随后观察到大撒哈拉伊斯兰国的部队人数大幅增加并向“支持伊斯兰与穆斯林”组织活动地区扩张。当大撒哈拉伊斯兰国到达古尔马的战略要地时，伊亚德·阿格·加里和阿马杜·库法(QDi.425)决定击退该团体。重大冲突始于 2020 年 3 月，“支持伊斯兰与穆斯林”组织得到了来自马里北部的图阿雷格族团体和自卫民兵的增援。阿卜·哈姆扎·常贵提(未列名)是卡提巴戈尔马的曼苏尔·阿格·卡萨姆的正式继任者，他积极参加了这些活动。

36. 大撒哈拉伊斯兰国在越来越复杂的宣传材料中利用了这一情况。伊黎伊斯兰国在其时事通讯 Al-Naba 中谴责了“支持伊斯兰与穆斯林”组织在执行伊斯兰教法时不够严谨，同时对“支持伊斯兰与穆斯林”组织愿意与马里政府谈判予以谴责。迫于来自“支持伊斯兰与穆斯林”组织的持续行动压力和各国政府成功的反恐行动，大撒哈拉伊斯兰国退回到利普塔克地区，并沿布基纳法索与尼日尔边界进行部署。尽管如此，大撒哈拉伊斯兰国仍然是三国边界地区最危险的团体。该团体在此受益于当地社区家属的支持，并据报与马里的一些武装团体达成了财务协议，而这些武装团体却是 2015 年源于阿尔及尔进程的《马里和平与和解协议》的签字方。

37. 大撒哈拉伊斯兰国可以在与伊黎伊斯兰国核心的直接联系基础上发展，与前几年相比不那么孤立。该团体还与“伊斯兰国西非省”(QDe.162)建立了后勤联系，尽管这两个团体目前在行动上仍然各不相同。

38. 在萨赫勒地区，恐怖主义团体从其部署地区的手工采金活动中获利。正如在布基纳法索和马里基达尔以北的廷扎瓦滕、因塔巴扎兹和塔拉汉达克观所察到的，当他们收取保护费或收集“札卡特”时，就是资助恐怖主义。绑架勒索可能仍然是他们的主要资金来源。

39. 2020 年 3 月 23 日，乍得湖地区“博科圣地”<sup>3</sup> 埃米尔巴·库拉(未列名)在博霍马领导了一次袭击，打死了约 100 名乍得士兵。到 2020 年 4 月中旬，他们被迫与一些“伊斯兰国西非省”作战人员一起退回尼日利亚。然而，这些成功的安全行动并不一定会对这些团体产生长期影响。

40. “伊斯兰国西非省”声称在尼日利亚的博尔诺州和约贝州以及尼日尔南部和喀麦隆西北部发动了一系列袭击事件，尽管最近发生了内部权力斗争，但显然该

<sup>3</sup> 列名为“人民致力传播先知教导及圣战”(QDe.138)。

团体仍然在有效运作。2019 年接替阿布·穆萨卜·巴尔纳维(别名 Habib)(未列名)的阿布·阿卜杜拉·叶海亚·本·欧麦尔·巴尔纳维(别名 Ba Idrissa)(未列名)于 2020 年 1 月由阿布·哈普萨(别名 Malam Lawan)(未列名)接替。在 Ba Idrissa 处决了其副手穆斯塔法·基里米马之后, Ba Idrissa 可能已被罢免, 并可能已在伊黎伊斯兰国核心的祝福下被杀害。尽管发生了这场动荡, “伊斯兰国西非省”及其 3 500 名成员仍然是伊黎伊斯兰国全球宣传的主要重点。

41. 黑非洲穆斯林守护者(别名安萨鲁)(QDe.142)于 2019 年 10 月重新活跃, 并声称于 2020 年 1 月在“博科圣地”和“伊斯兰国西非省”行动区外袭击了尼日利亚军队。尼日利亚进行了反击, 并给安萨鲁造成了重大损失。自那以后, 安萨鲁还没有声称发动进一步的袭击。

## 东非

42. 基地组织分支哈拉卡特青年圣战运动(青年党)(SOe.001)继续在索马里各地活动并发动袭击, 而且有增无减, 基本上没有受到 COVID-19 大流行的影响。青年党忠实信徒和神职人员继续贬低 COVID-19 的威胁, 并抵制他们所控制的各个行政区的隔离封锁努力。他们的行动重点依然未变, 而会员国观察到各种攻击、动员和网上存在的势头并未减弱(见 S/2020/53, 第 37 段)。

43. 摩加迪沙及其郊区仍然是高价值袭击和针对外国人目标的焦点。该市的市场、酒店和道路施工项目等民用和军事目标遭遇的复杂袭击激增。联合国营地和非洲联盟驻索马里特派团(非索特派团)基地也遭到了袭击和未遂袭击。部队车队遭遇了几次伏击, 还发生了暗杀、枪击和小规模袭击逃逸事件。此外, 在索马里各地发生了多起青年党袭击, 包括在巴科勒、巴里、拜州、盖多、朱巴和谢贝利等州。

44. 在索马里以外, 受到 1 月份在肯尼亚曼达岛对美军基地袭击的鼓舞, 青年党领导层敦促其作战人员在海外发动袭击。在本报告所述期间, 对肯尼亚和其他邻国的小规模越境入侵仍在继续。绑架勒索和企图绑架包括医护人员、安全人员、教师和行政人员在内的专业人员的事件再度抬头, 而青年党则计划将这些被绑架人员部署到青年党控制区令其提供服务。

45. 与此同时, 会员国和非索特派团继续针对青年党领导层及其在吉利卜、布阿勒、贾纳勒、贾马姆和萨科夫的基地采取了军事行动。结果, 青年党队伍遭受了减员, 但仍然目标明确。军事行动使该组织内部出现了怀疑的看法, 因为其最高领导人躲了起来, 深居简出, 而一些作战人员被转移或迁移到了其他地区, 他们在那里保持低调或继续活动。青年党展示了其面对持续军事行动的适应能力。

46. 会员国通报监测组说, 青年党领导人艾哈迈德·迪里耶(SOi.014)身体不适已有一段时间。一些高级指挥官在就向各部族偏袒分配资源而发生争执后, 已遭领导人驱逐。目前, 驱逐指挥官对青年党领导层和活动的活动的影响尚不清楚。

47. 在已知的青年党资金来源(见 S/2020/53, 第 42 段)之外, 一个会员国发现也门仍然是公开市场上随处可见的小武器和轻武器、弹药和炸药的外部来源。这一

渠道是通过一个中间人网络，他们每两个月将货物运送到索马里沿海商定地点，然后再转给青年党特工。

48. 2020 年上半年，伊黎伊斯兰国在索马里的分支记录了邦特兰、摩加迪沙和下谢贝利发生的小规模简易爆炸装置袭击和暗杀事件激增，该团体在这些地方保留了少量人员，并有一个训练营和一些新兵。与此同时，伊黎伊斯兰国在巴里州的博萨索进行了激烈的军事行动和空袭，造成人员伤亡、武器和车辆损失，并有一些特工被逮捕，包括伊黎伊斯兰国索马里分支的领导人阿卜迪卡迪尔·穆明(未列名)的司机。会员国继续监测伊黎伊斯兰国索马里分支与“伊斯兰国中部非洲省”分支及其松散网络之间的活动和沟通(见 S/2020/53，第 44 段)。

#### 中部和南部非洲

49.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会员国观察到“伊斯兰国中部非洲省”继续发生变化，尽管造成了损失和伤亡，但其人员仍然坚定地致力于建立一个哈里发国。会员国注意到使用简易爆炸装置的能力和使用非对称攻击方法都有所改进(见 S/2020/53，第 43 段)。该团体设法组织并加强了对刚果民主共和国武装部队(刚果(金)武装部队)和联合国组织刚果民主共和国稳定特派团阵地的袭击以及对平民的报复。在这一过程中，几个基地被摧毁，几名“伊斯兰国中部非洲省”的特工和作战人员被捕入狱。因此，一个会员国观察到“伊斯兰国中部非洲省”的一些人员向刚果民主共和国东北部伊图里省转移，那里发生了几次袭击，导致 2020 年 5 月“伊斯兰国中部非洲省”下属作战人员被逮捕。

50. 一个会员国报告说，疑似外国恐怖分子作战人员涌入，试图通过申请难民身份来掩盖其身份。目前正在追踪几名申请难民和庇护身份但后来失踪的索马里国民和其他国民。一些人被怀疑是“伊斯兰国中部非洲省”特工。

51. 2020 年初，“伊斯兰国中部非洲省”在莫桑比克德尔加杜角的活动势头有所增强，该团体在几个地点发动了复合式袭击。这些袭击集中在滨海莫辛布瓦、穆伊敦贝和基桑加三个县。“伊斯兰国中部非洲省”特工短暂地占领了一些村庄，他们展示“伊斯兰国中部非洲省”横幅的同时公开向居民发表讲话。莫桑比克当局在 2020 年 4 月 23 日发表的公报中，承认伊黎伊斯兰国在袭击中的作用以及与外国恐怖分子的联系。<sup>4</sup>

#### D. 欧洲

52. 2020 年上半年，法国发生了 2 起伊黎伊斯兰国煽动发起的袭击，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发生了 2 起。其他袭击被挫败，大多数计划包括单独行动者针对公共场所随机目标或代表性执法目标的简单行动方案。在西欧和北欧的威胁仍然不大，主要是来自互联网驱使的本土极端分子(见 S/2020/53，第 46 段)，很少涉及网络或使用炸药造成大规模伤亡。监狱中的激进化和释放危险人员仍然是一个令人严重关切的问题(见 S/2020/53，第 47 段)。

<sup>4</sup> 莫桑比克共和国、共和国总统、新闻办公室、国防和安全委员会新闻稿 (2020 年 4 月 23 日)。

53. 外部威胁仍然存在，伊黎伊斯兰国为从霍尔营地发展欧洲的恐怖分子进行了有限的尝试。2020年5月在塞浦路斯逮捕了9名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人和1名埃及人和1名土库曼斯坦人，他们分别与伊黎伊斯兰国或基地组织的下属团体有关联。这表明被指控的恐怖分子有能力利用非法移民路线进入欧洲，也表明利用欧洲联盟执法合作署(欧警署)信息系统、国际刑事警察组织(国际刑警组织)数据库和联邦调查局恐怖分子甄别中心开展反恐合作的有效性。

54. 移民成为激进分子的发展目标，激进分子向他们提供专门的教程和阿拉伯语在线聊天室。返回的恐怖分子自制的电影和社交媒体上的一系列活动也推动了自我激进化。这些教程还讲授避免被安全部门发现的方法。2019年第四季度，欧警署在信息应用程序 Telegram 上扰乱伊黎伊斯兰国内容的行动产生了重大影响，但同情伊黎伊斯兰国的人们已经返回该平台，大流行病期间在推特上与伊黎伊斯兰国相关的宣传也有所增加。

55. 在北欧地区，2019年10月因焚烧《古兰经》而引发的当地不满情绪以及对2005年讽刺漫画危机的持久提及，推动了激进组织的宣传工作。自我激进化个人支持全球恐怖主义观念的观念，不论它是以伊黎伊斯兰国的名义还是以基地组织的名义。极右翼极端主义的增长现被视为该区域和欧洲其他一些地区新出现的威胁，使得情报机构将行动和分析重点从伊黎伊斯兰国和基地组织的同情者身上转移开来。然而会员国认为，自2019年3月新西兰克赖斯特彻奇袭击案以来，上述因素成为极右翼恐怖分子活动的动机和诱因。

56. 北欧地区和西巴尔干地区的会员国报告说，同情伊黎伊斯兰国或基地组织的传教士的影响是一个挑战。在北欧地区，在当局关闭清真寺或对其采取法律行动后，一些人将活动转移到了地下。在瑞典，最近的安全行动逮捕了参与招募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的6名伊玛目，并关闭了雇用6名与伊黎伊斯兰国有关联的人的极端主义学校网络。在西巴尔干地区，当地从事激进化的伊玛目继续低调活动。这些人包括雷杰普·迈米希(未列名)、谢夫克特·克拉斯尼奇(未列名)、阿比德·鲍德比卡宁(未列名)、伊德里兹·比利柏尼(未列名)和努斯雷特·伊马莫维奇(QDi.374)。会员国报告称，由于与埃及恐怖组织有联系的神职人员的影响，巴尔干地区最著名的极端主义伊玛目支持基地组织，而不是伊黎伊斯兰国。其中一位伊玛目萨杜拉·巴杰拉米(未列名)与基地组织有密切联系，并成立了一个非政府组织，组织名称翻译为“仁慈之光”。

57. 中亚和车臣的恐怖分子网络正在欧洲出现。一伙塔吉克国民最近在德国被捕，他们寻求伊黎伊斯兰国的指导，企图发动袭击并在移民中招募恐怖分子。其他与有组织犯罪有关的车臣族和塔吉克国民组成的团体是一个持续令人关切的问题。例如，2017年在斯德哥尔摩发动袭击的拉赫马特·阿基洛夫与2018年4月在瑞典被捕的5名乌兹别克人和一名吉尔吉斯人中的至少一人有关，当时这些人持有化学材料、军用防弹背心、刀具、防毒面具和交通枢纽地图。还查明了一伙乌兹别克人，他们参与了与有组织犯罪和资助恐怖主义有关的金融违规行为。

58. 遣返核心冲突区的外国女恐怖主义作战人员和儿童仍然是大多数欧洲国家面临的挑战。大多数欧洲国家反对遣返被认为危险的女性，并在遣返没有母亲

陪伴的儿童方面面临困难。相比之下，西巴尔干各国当局倾向于将女性之前赴冲突区视为出于家庭原因，而不是出于意识形态原因。然而，一些返回科索沃的女性<sup>5</sup> 最初被其社区接受，但随后却被拒绝。

## E. 亚洲

### 中亚和南亚

59. 伊黎伊斯兰国-霍拉桑在库纳尔省继续遭受损失，该团体于 2019 年底从楠格哈尔省转移到那里。4 月和 5 月，阿富汗特种部队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一系列行动，导致该团体领导人被捕，其中包括伊黎伊斯兰国-霍拉桑头目阿斯拉姆·法鲁奇(别名 Abdullah Orokzai)(未列名)、其前任齐亚·乌尔哈克(别名 Abu Omar Khorasani)(未列名)和其他高级成员。

60. 根据一些会员国的消息，伊黎伊斯兰国-霍拉桑正在寻求通过实施伊黎伊斯兰国核心的领导方式来追求“全球议程”，该方式将阿富汗领土视为向更广泛地区传播恐怖主义影响力的基地。尽管地盘缩小，但伊黎伊斯兰国-霍拉桑仍然有能力在该国各地实施高调的袭击，包括喀布尔。该团体还旨在吸引反对与美国达成协议塔利班武装分子。如果库纳尔省的伊黎伊斯兰国-霍拉桑受到进一步的军事压力，那么该团体预计将撤退到巴达赫尚和其他北部省份。

61. 监测组估计，目前在阿富汗的伊黎伊斯兰国-霍拉桑成员有 2 200 人。<sup>6</sup> 其领导人是谢赫·马蒂乌拉·卡马赫瓦尔(未列名)，他曾是伊黎伊斯兰国-霍拉桑在库纳尔省的头目。领导层还包括叙利亚国民阿卜·赛义德·穆罕默德·霍拉萨尼(未列名)和谢赫·阿卜杜勒·塔希尔(未列名)。监测组获悉，伊黎伊斯兰国的两名高级指挥官阿布·库台巴赫(未列名)和阿布·哈贾尔·伊拉奇(未列名)已从中东抵达阿富汗。通过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伊黎伊斯兰国-霍拉桑与伊黎伊斯兰国新的总领导人穆拉保持联系，尽管评估认为，伊黎伊斯兰国核心不再在伊黎伊斯兰国-霍拉桑的内部决策中发挥关键作用。

62. 其他一些恐怖主义团体活跃在阿富汗，大多数在塔利班的保护伞下活动，但也有一些与伊黎伊斯兰国-霍拉桑结盟。2020 年 1 月，伊黎伊斯兰国-霍拉桑的乌兹别克作战人员头目阿布杜霍利克死亡，导致该团体中的一些乌兹别克人特别是其家属的离开。一伙中亚作战人员前往法利亚布省，在那里他们加入了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QDe.010)。据报另一伙人前往喀布尔省，他们计划离开阿富汗，经由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前往土耳其，加入当地亲伊黎伊斯兰国的中亚侨民的行列。

63. 在阿卜杜勒阿齐兹·尤尔达舍夫(未列名)的领导下，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成员人数增加到了 140 人，其中包括家属。<sup>7</sup> 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的主要地点是法利亚布省的阿尔马尔和达瓦拉特阿巴德等县。在法利亚布，布哈里营在塔利班的保护伞下活动，同时与其在伊德利卜省的核心领导层保持密切联系。

<sup>5</sup> 对科索沃的提及应在安全理事会第 1244(1999)号决议范围内加以理解。

<sup>6</sup> 会员国对伊黎伊斯兰国-霍拉桑人数的评估各不相同。

<sup>7</sup> 一个会员国估计，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在阿富汗的人数为 1 500 人，其中包括家属。

2020年2月29日，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境内布哈里营头目阿卜·优素福·穆哈吉尔(未列名)是第一位祝贺塔利班与美国达成协议的中亚恐怖分子头目，他形容这是“伊斯兰人民的伟大胜利”。

64. 据会员国称，基地组织在阿富汗12个省秘密活动，而艾曼·扎瓦希里仍然盘踞在该国。监测组估计，在阿富汗的基地组织作战人员总数在400至600人之间。其领导层与哈卡尼网络(TAe.012)保持密切联系。2020年2月，扎瓦希里会见了叶海亚·哈卡尼(TAi.169)，后者是自2009年年中以来哈卡尼网络与基地组织的主要联系人，双方讨论了目前进行的合作。<sup>8</sup>

65. 基地组织印度次大陆分支在塔利班的保护伞下从尼姆鲁兹、赫尔曼德和坎大哈省开展活动。据报该团体有来自孟加拉国、印度、缅甸和巴基斯坦的150至200名成员。该团体的现任领导人是奥萨马·马哈茂德(未列名)，他接替了已故的阿西姆·乌马尔(未列名)。据报基地组织印度次大陆分支正计划在该地区采取报复行动，为其前领导人的死亡报仇。

66. 阿富汗境内有一个大型恐怖主义团体巴基斯坦塔利班运动(巴塔)(QDe.132)，由埃米尔·努尔·瓦利·梅赫苏德(未列名)领导，他的副手卡利·阿姆贾德(未列名)和该运动发言人穆罕默德·霍拉萨尼(未列名)提供支持。巴塔声称对巴基斯坦境内各种高调的袭击负责，并为自由党(QDe.152)和伊斯兰军发动的其他袭击提供了便利。许多巴塔前成员已经加入伊黎伊斯兰国-霍拉桑，而会员国预计该团体及其各个分裂出来的团体将与伊黎伊斯兰国-霍拉桑结盟。巴基斯坦在阿富汗的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总人数估计在6000至6500人之间，其中大多数是巴塔成员，对巴阿两国都构成威胁。

67. 据会员国消息，阿富汗境内的东伊运主要是在巴达赫尚省、昆都士省和塔哈尔省活动。该团体约500名作战人员在巴达赫尚活动，主要是在拉吉斯坦和瓦尔杜吉等县。据会员国消息，东伊运在阿富汗与伊斯兰圣战组织(QDe.119)、伊斯兰军和巴塔合作。

68. 一个会员国报告说，2019年5月10日宣布的伊黎伊斯兰国印度分支(印度省)拥有180至200名成员。这一报告称，在喀拉拉邦和卡纳塔克邦有相当数量的伊黎伊斯兰国特工。

69. 监测组获悉，伊黎伊斯兰国-霍拉桑还与马尔代夫的支持者网络合作。2020年4月15日，政府的5艘快艇在Ariatholhu Dhekunuburi环礁的Mahibadhoo港的纵火袭击中受损，伊黎伊斯兰国声称这是其在马尔代夫的第一次袭击。根据会员国信息，这次袭击是对政府调查极端主义和贩毒活动的报复。伊黎伊斯兰国在南亚的媒体网络广泛报道了这次袭击，al Naba 声称对此负责的声明也被翻译成迪维希语。会员国继续对马尔代夫的激进化和人员招募感到关切。

<sup>8</sup> 关于基地组织在阿富汗活动的详细资料载于分析支助和制裁监测组根据关于塔利班及其他对阿富汗和平、稳定与安全构成威胁的有关人员和实体的第2501(2019)号决议提交的第十一次报告(S/2020/415)。



## 东南亚

70. 印度尼西亚继续在打击伊黎伊斯兰国附属团体方面取得成功, 报告说自 2020 年 1 月以来, 印度尼西亚在 32 个省份中的 16 个省份逮捕了 80 多人, 并成功制止了处于计划阶段的袭击。大多数被捕的人是两个恐怖团体的成员, 即神权游击队(QDe.164)(该组织于 2020 年 3 月被添加到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和基地组织制裁名单中)和圣战者印度尼西亚铁木尔(又称东印度尼西亚圣战者)。

71. 尽管印度尼西亚的伊黎伊斯兰国或基地组织分支针对印度尼西亚执法部门或政府目标发动过零星活动, 但在本报告所述期间, 并未成功发动大规模袭击。3 月下旬, 一伙神权游击队成员在中爪哇被捕, 他们当时正在策划炸毁一个警察局和进行一系列抢劫, 目的是资助恐怖主义活动。4 月份, 圣战者印度尼西亚铁木尔成员袭击了中苏拉威西省的一名当地警察, 导致两名手持伊黎伊斯兰国旗帜的恐怖分子死亡。评估认为, 这一团体目前规模相当小, 人数不足 20。2020 年 6 月 1 日, 一名疑似神权游击队成员在南加里曼丹省用刀杀死了一名印度尼西亚警察。尽管伊黎伊斯兰国声称对此次袭击负责, 但印度尼西亚当局认为这是受到伊黎伊斯兰国领导层的鼓动, 而不是由伊黎伊斯兰国领导层指挥。

72. 印度尼西亚的舆论和官方政策仍然反对遣返被羁押在伊拉克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印度尼西亚国民。根据目前的评估, 估计约有 1 500 名印度尼西亚人前往冲突区。据信仍有近 700 人留在该区域, 主要是被羁押或留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境内流离失所者营地。在这 700 人中, 约 400 人是未成年人, 有些人是海外印尼籍父母所生。印度尼西亚当局正努力让该区域 10 岁以下的孤儿返国。官方承认, 确定未成年人是否是实际上与印尼有亲子关系的孤儿的过程很复杂。

73. 据评估, 伊黎伊斯兰国有四个附属组织总部设在菲律宾南部, 其中一些有自己的派别, 它们继续为训练和行动规划提供宽松的空间。阿布沙耶夫集团(QDe.001)是其中最大的附属组织。其他组织包括邦萨摩洛伊斯兰自由战士以及毛特组织和菲律宾安萨鲁·希拉法的残余分子。这些组织在整个 2020 年与政府军或安全部队之间冲突不断, 其中最致命的袭击发生在 2020 年 4 月 17 日, 当时 11 名菲律宾陆军士兵在苏鲁省与阿布沙耶夫集团的交火中丧生。

74. 一个会员国强调了社交媒体在筹款方面、特别是在为留在冲突区的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的家属筹款方面所发挥的持续作用。这些活动通常以慈善呼吁形式进行, 并展示生活在霍尔营地的妇女和儿童的形象。绑架勒索仍然是菲律宾南部组织首选的筹款方式, 印尼渔民经常成为攻击目标。一名菲律宾医生于 2020 年 2 月被阿布沙耶夫集团绑架, 但 3 月被菲律宾安全部队解救, 没有支付赎金。2020 年 5 月 22 日, 《亚洲打击海盗和武装抢劫船舶行为区域合作协定》散发了一份公告, 警告阿布沙耶夫集团成员计划在马来西亚沙巴附近海域进行绑架。<sup>9</sup>

<sup>9</sup> 《亚洲打击海盗和武装抢劫船舶行为区域合作协定》, “2020-01 号公告” 2020 年 5 月 22 日, 可查阅 [www.recaap.org/resources/ck/files/alerts/2020/Warning%2001-2020%20\(22%20May\).pdf](http://www.recaap.org/resources/ck/files/alerts/2020/Warning%2001-2020%20(22%20May).pdf)。

75. 在整个区域，COVID-19 大流行似乎让一些伊黎伊斯兰国附属组织肆无忌惮地加大筹款和宣传活动力度，认为安全部门的注意力可能会集中在其他方面。如上所述，这并没有加快攻击速度。一个会员国指出，伊黎伊斯兰国在该区域的宣传突显一种“末日”说法，暗示 COVID-19 是上天的惩罚。

### 三. 影响的评估

#### A. 关于资助恐怖主义问题的第 2199(2015)和 2462(2019)号决议

76. 据会员国目前评估，伊黎伊斯兰国的财政储备总额约为 1 亿美元。伊黎伊斯兰国控制下的人口缺乏，使其无法通过敲诈勒索和非法税收扩大获得收入的规模。然而，该组织继续通过绑架勒索赎金、捐款、一些商业活动以及敲诈个人和企业，筹集被认为足以在伊拉克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持续开展行动的资金。据信，伊黎伊斯兰国以现金形式持有资产，这些现金或埋藏或储存在冲突区各地的隐秘地点，或存放在在邻国的金融协助者手中。其中一些资金已投资于伊拉克、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和邻国的合法企业。这些资产的流动和存储依赖于受信任的信使网络。由于一些金融协助者在反恐行动中被抓获或被杀，隐藏资金的下落可能也就无人知晓，或由于伊黎伊斯兰国失去领土控制而无法获取这些资金。

77. 监测组上一份报告(S/2020/53，第 75 段)强调海外家属向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境内流离失所者营地中的个人汇款的问题。会员国最近通知监测组，实际上已向金融情报部门报告一些此类交易，后者正设法监测亲属或朋友给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及其家属汇款的情况。一个会员国指出，观察到多个不相干个人的交易将资金转移到邻国的单一实体或个人，该实体或个人随后再通过非正式汇款渠道将资金交付给冲突区的最终受益人。除了来自亲属的资金外，会员国还报告说，有资金通过社交媒体组织的筹款活动流向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及其家属。这些活动被称为旨在帮助“兄弟姐妹”的小型特别运动，这些“兄弟姐妹”则利用这些资金购买用品和行贿，以便离开境内流离失所者营地或拘留设施。

78. 大韩民国和联合王国最近的几个案例说明了这种筹款方法。2020 年 4 月，联合王国一家法院对两名伊黎伊斯兰国支持者因为恐怖主义提供资金等罪名进行定罪并判刑。<sup>10</sup> 根据公布的账目，这两名男子都是前往伊拉克的旅行受挫者，他们应一名在伊拉克的伊黎伊斯兰国成员提出的支持“海外兄弟”的请求，最终分几次寄出约 3 400 美元。大韩民国发生了两起中亚人分别向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基地组织附属组织转账 960 美元和 2 000 美元的案件。其中一人于 2020 年 1 月被大韩民国法院判处 18 个月监禁，另一人于 2020 年 6 月被判处 12 个月监禁。

79. 监测组此前曾报告说，资助恐怖主义者使用加密货币是坊间传闻(见 S/2020/53，第 78 段)。监测组收到一个监测加密货币进出冲突区流量和价值的私营部门实体提供的信息。该实体报告说，去年流向与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恐怖主义活动有关的受益人的此类资金有所增加。设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一家名为

<sup>10</sup> 大都会警方，“两名男子因资助恐怖主义而入狱”，2020 年 4 月 24 日。

比特币转账的虚拟资产货币交易所在包括 WhatsApp 和 Telegram 在内的社交媒体上保持积极的存在，并通过这些媒体提供有关建立加密货币钱包和使用这项服务进行资金转账的说明。马尔哈马战术公司是在伊德利卜从事训练包括黎凡特解放组织等好战团体活动的中亚和车臣战斗人员组织，他们通过这一渠道向同情者募集捐款。

## B. 关于文化遗产的第 2347(2017)号决议

80.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COVID-19 大流行造成的大范围封城可能会增加冲突区文化遗址的非法挖掘和盗窃活动。正如监测组先前报告的那样(见 S/2018/705，第 73 段)，在一级文化财产贩运中，当地居民往往为了赚钱而参与抢劫。更多的人可能因为封城失去正规工作而转向参与抢劫，以另辟收入渠道。此外，正如前几次危机时期所表明的那样，专门从事贩运文化财产的犯罪网络可能会利用当局因应对大流行病而威慑能力减弱的机会。监测组继续与会员国和有关国际组织接触，着重提高人们对从冲突区抢劫和走私文化财产作为资助恐怖主义来源的认识并对此保持关注。

## C. 关于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回返者和转移者的第 2396(2017)号决议

81. 会员国认为，已故伊斯兰国头目巴格达迪 2019 年 9 月发布的有关释放其在押人员和家属的指令仍然有效。与此同时，COVID-19 对这个问题的影响也是无益的，其中给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北部事实上的管辖当局带来的压力增加了拘留安排的不稳定性。曾经发生过越狱或其他未经授权离开的事件，而有组织的遣返工作已经停止。

82. 在核心冲突区和其他地方的设施人满为患的情况下，大流行病构成更大的挑战。设施中的人面临更大的风险，他们肯定也这样看待自己，这就增加了维持设施秩序的难度。有人对于将囚犯关押在世界各地狭小的拘留设施中的可行性也表示类似的关切，会员国试图在这些问题与避免过早释放危险罪犯的需求之间取得平衡。阿富汗的 Pul-e-Charkhi 监狱人满为患，即使在大流行病前也很难控制，政府现在面临着极大的压力，以防止病毒传播失控。

83. 监测组将继续利用一切机会向会员国对话者提出安全理事会第 2396(2017)号决议，并支持联合国处理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被拘留者、流离失所者和家属问题的做法，强调中长期威胁的增加将不可避免地导致问题继续恶化。出于减轻威胁和其他原因，需要尽快将这些人遣返回原籍国和(或)国籍国。与伊黎伊斯兰国所谓的“哈里发国”有关联的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及其家属仍然是防止未来暴力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的挑战，也对会员国反恐努力形成跨领域挑战。随着越来越多的返回者在未来几个月和几年内从短期拘留中获释，必须结合监狱激进化、缓刑和其他相关问题来审查这一问题。

## 四. 制裁措施执行情况

### A. 旅行禁令

84. 旅行禁令制裁措施继续在预防和制止名单所列人员和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的国际流动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这些人员在边界过境点试图进出会员国领土时变得很容易被发现，因为当地官员有机会根据国际和各国数据库和监测名单检查他们的旅行证件。这说明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和基地组织制裁名单的准确性和有效性对于识别被列名人员的的重要作用。

85. 自上次报告(S/2020/53)以来，监测组没有收到会员国提供的有关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和基地组织制裁名单被列名人员试图旅行或在边境点被拦截的任何信息。此外，也没有收到会员国提出的旅行禁令豁免请求。

86. 会员国在旅行检查和筛查程序中仍然存在列名误警问题，这可能需要会员国采取进一步行动，以提高制裁名单的质量。监测组将继续敦促会员国提供更多关于被列名人员的信息，以应对这一挑战(见 S/2020/53，第 90 段)。被列名人员的所在地点和识别细节是减轻恐怖主义分子旅行风险的重要数据，监测组将继续与会员国一道进行年度审查，以便一旦相关国家当局获得信息，安全理事会关于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达伊沙)、基地组织及关联个人、团体、企业和实体的第 1267(1999)、1989(2011)和 2253(2015)号决议所设委员会就能获知被列名人员的任何情况变化。

87. 会员国与国际刑警组织的合作是加强反恐努力和促进执行包括旅行禁令在内各项制裁措施的重要工具。随着伊黎伊斯兰国在伊拉克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遭受军事失利后，越来越多的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包括被列名人员)试图离境返乡或转移到其他冲突区。

88. 会员国报告说，伊黎伊斯兰国收缴了前来投奔的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的护照和其他身份证件，并将其保存用于可能的国际旅行。监测组指出，更新国际刑警组织被盗和遗失旅行证件数据库是防止恐怖分子流动的关键因素之一(见 S/2015/441，第 61 和 62 段)。

89. 监测组建议委员会写信给会员国，赞扬它们努力与国际刑警组织分享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的相关信息，并鼓励它们根据国家立法提供更多的信息，不得无理拖延。

90. 监测组继续促进会员国与各国国际组织及私营部门利益攸关方接触，向委员会通报其关于旅行禁令执行情况的最新调查结果。监测组继续与会员国、国际民用航空组织和国际航空运输协会就将预报旅客资料系统和旅客姓名记录系统纳入国家边境管制机制进行互动(见 S/2019/570，第 88 段)。监测组将积极参加秘书处反恐办公室框架内与反恐有关的边境管理和执法工作组，并参与正在进行的全球反恐论坛监测名单拟订指导手册倡议。

91. 监测组指出，由于许多会员国决定关闭本国边境，COVID-19 对恐怖主义分子的国际旅行能力造成影响。随着会员国开始放宽旅行限制，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和被列名人员可能会试图再次旅行，以便寻找避难所或加速招募人员。监测组将敦促会员国继续在彼此之间以及与委员会和国际刑警组织分享有关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回返者和转移者以及被列名人员的实时信息。

## B. 资产冻结

92. 监测组与反恐怖主义委员会执行局合作编写了一份报告(S/2020/493)，说明会员国为制止资助恐怖主义行为所采取的措施。本报告根据安全理事会第 2462(2019)号决议第 37 段规定编写，其依据是 112 个会员国提供的信息，特别是有关第 1267(1999)号决议和随后关于冻结资产的各项决议执行情况的信息。监测组掌握近 60%的联合国会员国所提供的有关这些措施执行情况的最新信息。

93. 对答复的分析表明，约四分之一的答复国已查明并冻结第 1267(1999)号决议和相关决议所列个人和实体的资产。有 10%的答复国提供了被冻结金融资产的货币价值。报告的资产总值约为 61 318 000 美元。<sup>11</sup> 监测组很受鼓舞地获悉，绝大多数即约 90%的答复国通过电子手段将与第 1267(1999)号决议有关制裁清单传达给了私营部门执行，以便尽可能不拖延地执行制裁措施。

94. 监测组建议委员会致函会员国，回顾第 2462(2019)号决议中关于资产冻结行动和需要执行第 2368(2017)号决议第 1 段所载措施的要求，并请各国与监测组分享这些信息。监测组还建议委员会在这封信中应回顾第 2368(2017)号决议第 81 段详述的与资产冻结豁免有关的措施，以及监测组愿意为执行资产冻结措施提供支持。

## C. 武器禁运

95. 会员国报告简易爆炸装置构成的持续威胁。据报，伊黎伊斯兰国正在伊拉克部署带有自制炸药和抗升力开关的简易地雷，使得道路上的地雷探测变得更加困难。这些装置的效果是阻碍安全车队在伊黎伊斯兰国肆虐地区的行动。一个会员国特别强调经安巴尔省卡伊姆在阿卡夏特和拉瓦之间调动部队的困难，使伊黎伊斯兰国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边境附近这一地区的行动变得难以控制。会员国又报告说，在伊拉克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进口商用无线电控制发射器和几乎不用任何改装便可用于简易爆炸装置的被动红外线开关的使用增加。

96. 在核心冲突区，伊黎伊斯兰国还在部署具有二级和三级起爆手段的简易爆炸装置，使安全程序复杂化。虽然名单所列恐怖组织越来越多地使用简易炸药，但现成起爆器使用增多也为追踪伊黎伊斯兰国的后勤支持网络提供机会。如果随后进行适当的爆炸后调查，且机构间信息共享渠道有效发挥作用，这种机会就会进一步增加。

97. 本报告各节强调伊黎伊斯兰国继续在所有战区使用简易爆炸装置，其精密程度各不相同。2020 年 2 月，联合国地雷行动处启动一个信息交流平台，即智能减

<sup>11</sup> 一些会员国将不属于安全理事会制裁范围的实体和个人的资产价值包括在内，因此，无法确定严格按照第 1267(1999)号决议冻结的资产总值。

轻简易爆炸装置威胁技术路线图(SMiTMiTR)，其中汇编关于全球简易爆炸装置威胁和现有减轻这些威胁技术的信息。该平台是与会员国、研究机构和商业公司合作开发的，旨在向用户和一线行动专家提供与任何特定类型的简易爆炸装置威胁相关的现有技术或研究。

98. 监测组建议委员会致函会员国，告知它们联合国地雷行动处运营的SMiTMiTR平台的存在，并鼓励其相关机构及其管辖下的私营部门行业和研究机构根据会员国的法律，为该平台提供信息，并利用这一工具应对预防、探测和减轻现有和不断演变的简易爆炸装置威胁方面的一些技术挑战。

99. 伊黎伊斯兰国和基地组织仍然活跃在社交媒体上，利用各种平台和信息应用程序共享信息，并为招募、规划和筹款目的与追随者进行沟通。尽管2019年11月欧警署采取行动从Telegram社交媒体中删除极端主义内容，这似乎对伊黎伊斯兰国传播信息的能力产生一些影响，但该组织已找到缓解这种压制的办法。为了在2020年4月和5月实现视频和音频信息的广泛传播，伊黎伊斯兰国使用一些较小的平台和文件共享服务，其中包括Dropbox、Files.fm、Internet Archive、微软OneDrive、Nextcloud、Ok.ru、Rocket.Chat和Vimeo。在发送信息方面，会员国报告说，伊黎伊斯兰国和基地组织正寻找替代Telegram的可靠社交媒体。在2020年5月一期的《Ibaa》杂志上，黎凡特解放组织积极敦促其追随者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其他好战团体永久远离Telegram、Facebook Messenger和Viber社交媒体，转而使用其他端到端加密应用程序，如Conversations、Riot、Signal和Wire。

100. 伊黎伊斯兰国的宣传将COVID-19形容为神圣武器，但尚未有迹象表明伊黎伊斯兰国正企图有系统地将病毒武器化。监测组已看到有关这些方面的一些初步想法的报告，其他恐怖团体也更加认真地考虑这一选项，进而可能促使伊黎伊斯兰国和(或)基地组织这样做，因为恐怖主义分子之间对彼此的宣传和战术都感兴趣。这是一个需要不断审查的潜在威胁。

## 五. 监测组的活动和反馈

101. 2020年1至6月期间，监测组开展了12次国别访问和技术访问。此外，监测组还举行了两次区域会议，西巴尔干会员国一次，北欧区域会员国一次。COVID-19大流行带来的旅行限制缩短了监测组的协商和会议日程。监测组竭尽全力寻求通过虚拟会议作出替代安排。这些安排无法完全取代面对面讨论的需要，特别是在讨论敏感问题的情况下，监测组期待尽快恢复公务旅行。

102. 监测组继续通过参加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全球反恐论坛、阿拉伯内政部长理事会和欧洲联盟举办的四次会议和讲习班宣传制裁制度。监测组继续与金融、自然资源、文物、国防和信息技术等各界实体和团体接触。在本报告所述期间，监测组参加了反恐怖主义办公室和反恐怖主义委员会执行局举办的会议，与它们密切合作编写规定的秘书长报告。监测组依然是《联合国全球反恐协调契约》的成员，参加该契约各工作组的会议。

103. 监测组欢迎通过[1267mt@un.org](mailto:1267mt@un.org)对本报告提出反馈意见。

## 附件

### 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和基地组织制裁名单上个人和实体提出或涉及的诉讼

1. 下文说明已知的待决或近期已结案的涉及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和基地组织制裁名单所列或被委员会从名单中除名的个人和实体的法律诉讼情况。

#### 巴基斯坦

2. 在 2003 年的一项不利裁决引起巴基斯坦政府提出上诉后，拉希德信托公司(QDe.005)就对其适用制裁措施一事提起的诉讼仍在巴基斯坦最高法院待决。阿赫塔尔国际信托(QDe.121)提起的类似诉讼仍在省高等法院待决。<sup>1</sup>

3. 除了上文提到的两个案件，巴基斯坦救济基金会(以阿赫塔尔国际信托的别称被列名)一名受托人就其银行账户被冻结一事提起诉讼。<sup>2</sup>

---

<sup>1</sup> 巴基斯坦提供的信息。

<sup>2</sup> 巴基斯坦提供的信息。